

容庚編著 張振林 馬國權摹補

金文編

中華書局影印

金 文 编

容庚编著

张振林 马国权摹补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胶 印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1/16·97印张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统一书号: 9018·177 定价: 30.00元

予冠歲受小學焉好金壇段氏注爾雅當時去金文字之學已甚盛而
段君在許書所載古籀文字亦皆援據金款識為之考訂以為其稍有
臆稍長得吳憲商中丞說上士籀補竊喜其補段君之闕適意謂許
書得此三家為之刊異殆盡矣且其及北游四方故蒐集金文字
累本學力亦稍進故知中丞之書為不免千慮之一失華其繁要約
得五端中丞既備采古神宗文字極益以古貨幣古物錄其時
代雖內屬先秦而論其書體則因西施而各異文字多有重可識者案
今考證古籀宜求之書而貨幣自宜為別依此取舍之待商者
一也中丞古例可識之字列入正編疑不能識及不可識者別為附錄其
例至善然正編中如器書之釋簡治之釋治時之釋此備之釋道微之
之釋境節之釋器缺之釋舒應之釋計負之釋養賢之釋以
之釋質賦之釋賁案之釋室婢之釋賴洽濫之釋陰臍之釋賄

羅序

二

籀之釋錯皆有未安宜入附錄而附錄中如二宜疑也而疑戲曾于疑戲
補也疑讀亦未疑末固疑衆个也疑御者疑者書疑利也疑地也
疑疑成疑所不必疑宜改列正偏此疑信之例宜宜改正者二也又正
偏中疑字二字均釋于改者文字畢字亦中疑字今重南人所同
疑之畢其利而如此此亦畢字非于字也疑字均疑字而釋者未下
皆即左字于疑古馬衡其錄亦有皆字其字以中與于之司不同古
文雖左右向往一任意而于字則未嘗或疑疑者文字右亦作于
古者之指文作從二知古左右字疑以二或以一也乃釋非末之者皆作從末
戈之從左為佐其實均是左字非從佐也疑釋疑者此字見所白達致其蓋藏
于家其文曰糾白達作實數概萬于蓋文作疑當文作疑而中其字非數字也
南釋字般者文字毫作南南与此界同此亦毫非字也神釋釋其文从
示从王指肉是祭字非釋也神釋神附錄中之神釋神考古文神皆从

昌無以呂者餘餘殷虛文字作師師即師而止為次之次字後世假次字為之
此師亦此師也然釋其字从舟从大蓋飛朕作朕此朕下加力乃膝圖之膝古
从大合从水此然也東釋施其字其不熱致之東同即東字象東矢形非施
也一十十个等字釋上古文作十無作七者此九字非也也則釋中其文象
兩手奉梓形無小象之兩同非中也此誤釋之當訂正者三也至附錄中
諸字有確可辨識者如圖即農謀田農作田農解作圖均从田農而
趨田曰農會意字也其農人通入利乃逆字飛以龍象乃龍字歸从牛
以欠乃軟字圖从牛从剛有聲虛文字亦作剛乃梓桐之桐升中為字与小
篆不殊中亦乃謹以馬十解字解舊釋鉢乘而蘇字古已姓之圖古今文
皆作鉢从木不從木迫古上有蘇公之孫蘇字作蘇雖如竹亦从木可證鉢即蘇
字迷即賣象木下有火以乃火然然殷虛文字作木迷迷正与此同初疑疑
古利字不从刀考許書利之古文正作利与此同四从支說文無此字考

羅序

四

以四即目下从文乃許有部首之見是目上象人形與之同下木象足形即足字
許君所謂古人或飾象尾西南夷亦然者是也但張注疑古耶字考其文
从身从身乃孺字此耶也幸注象三玉相連形三玉曰丰考丰即玉字說文
玉象三玉之連一其實也此別有三玉相連之丰字結即弘書二字合文殷虛
文字亦有之作結結正与此同此均附錄中確並可證當改入正編者四也又
有說解之誤如說象馬象人戴象數和象綴之役也考象數文作象
象手象索以係人蓋象馬律以綴象文字作象象古律以綴男女並有
之故或从女象索非象戴也傳注从象从心古相字相心為德
為為古相字从由十目所視也案相从目从木許君引易曰地可觀者莫
可觀於木以釋以木之義故殷虛文字作相與象字同亦作古金文从木
乃木之有如此字數象文字作古亦作古其證也古之作一不同德从木
無从為者不可混合為一也又國國注象燕象巢見其首十象从日女形相近而

古義之考此文正是從日公女乃醫安之醫士人日入而廢內乃張指此日為未
燕首利近手鴻歸之談此說解：漢書更口者王也以上所舉需待未學之
候正字在光宣之間曾与亡女某私將伯齊學郡 獨約分任後理至補以
後出諸黨乃事未逾年伯齊遂歸道山予亦獲家信後遂棄素置不可
後理意當世之士必有為之者而久無所遇乃歲在壬戌有東莞容君庚者
叩門請見士所著書曰金匱編者為贊證教依則重訂其中無之書
也乃之驚喜留宿數日知其神例一仍其久之舊而刪去貨幣自餘
文字而蓋以後來之說說解亦涉傷不穿贅勸授：擇君言生于南服而只
累本若少而思辨猶相無遺嗣予乃盡出所藏書本似助之適事而書成視
前之素尤完善中無未盡之語予与君居答之數年未謂予成者今乃成之
容君讀之而喜可知也容君年而少山川之寶又日出不能後之二十年
必且又有增蓋可知也容君屬名：序因評議中無書：得先以見今日之

羅序

拾遺補網之不可以已者以書後由小學第且以示予之期也予答居者且
日進未有艾也於亥十二月招為羅振玉書于津沽寓居之頁振老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毋重撰
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闕
至晉荀勗等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者但其字以隸寫
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
休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釋者亦必附會
穿鑿以釋之甚矣古人闕疑之惜近時阮文達吳荷屋吳子苾諸家
書亦仍其例惟吳清卿中丞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始專摹款
識不附釋文又中丞撰說文古籍補別以字之不可識者為附錄一

篇乃有合於說文注闕之例今古文日出古文字之學亦日進中丞書中附錄之字頗有可灼知其為某字者其本書中之字亦有不能不致疑者顧未有續中丞書而補其闕遺匡其違失者亦茲學之缺典也癸亥冬日東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編相示其書祖述中丞而補中丞書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余案闕疑之說出於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獨於小學則許升重一用之荀勗輩再用之楊南仲三用之近時吳中丞又用之今日小學家如羅叔言恭事考甲骨文字別撰殷虛文字待問編一卷亦用此法而希白

是編與衆事弟子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用之爲尤嚴至於
它學無在而不可用此法古經中若易若書其難解盡不下於古文
字而古來治之者皆章疏句釋與王薛諸氏之釋彛器款識同余
嘗欲撰尚書注盡闕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紓
於孔氏闕疑之義荏苒數年未遑從事希白倘有意乎甲子夏
五海賓王國維書於京師履道坊北之永觀堂

文字為有形之語言，語言為有聲之文字；時有古今之通壇，地有山川之閒隔，文字語言之有紛岐，勢之所必然者也。顧形之紛岐者，同一之也易，聲之紛岐者，同一之也難；故文字自李斯以秦文同一之後，始漸趨於大同，以前固皆紛岐之時代也。許慎以為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自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去其典籍，分為七國之時始，其理殊不盡然。試觀殷商之甲骨刻辭，宗周之彝器款識，往々一字數形，隨意增省，是其明證。許氏所言，特為紛歧尤甚之時代，非文字至是而始紛歧也。

吾人苟欲研究此紛歧之文字，必先就同文異

體者綜合之，剖析之，以求其相同相異之點，而後其所以紛歧之故始可得而言焉。自古字書，類皆取習用之字編纂章句，取便諷誦，自史籀篇以下至於揚雄班固之書皆是也。自許慎說文解字出，分別部居，合以古籀，始一變昔日字書之例，使後之治文字學者得以窺見文字制作之

原及其流變，不可謂非綜合之功也。惜其於異體之文所收不廣，其所謂「古文作某者」，譬謂中所出諸經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所謂「籀文作某者」，謂史籀所存之九篇（用羅林言王靜安說）：所采取者如是而已。敘中雖有「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語，而篇中屢引秦

刻石，不及鼎彝一字；吳大澂謂郡國所
出鼎彝，許氏實未之見，非無因也。有宋
一代，研求金石文字之學殆成專家。劉球、婁
機輩之於漢隸皆有輯錄之專書；而輯錄古
文者，惟郭忠恕之汗簡，夏竦之古文四聲韻，
其所徵引雖有數十家，而於彝器文字亦未采

反。晚清之際，吳大澂著說文古籀補，而後彝器文字始有輯錄之專書，此所謂綜合者也。其後孫詒讓著名原七篇，大抵皆取甲骨彝器等文會最比屬以相參證，此所謂剖析者也。故欲窺文字之源流，必先自綜合始。

|吳書援據賅博，攷釋審慎，多所發明；